

田

亭

草

嘉靖大政編年紀序

史之體有二編年昉於左丘明春秋左傳紀傳春秋左傳於司馬遷而班固范曄踵之王仲淹謂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其說蓋祖晉于寶而唐劉子玄則謂班荀二體廢一實難良亦持衡之確論云夫宣父作春秋垂楷萬世華衮斧鉞寄於一言其體裁誠嚴且約顧非聖人弗能作非左氏傳弗能詳也史遷之才詎讓左氏變編年為紀傳豈其師心臆決凌跨昔賢哉堯舜之世猶有四凶極辨之朝寧無疵政史遷氏散列區分尋繹互見章而晦顯而微顧鷺室腐

刑竟罹厥禍王允至藉口以殺蔡邕東觀載筆豈云
容易哉 世宗肅皇帝享國長久制作大備 後聖
嗣統方冊具存諸所廢置沿革更僕未易數即此
之和戰日本之朝貢近議紛拏莫知所定遠稽 宸
斷昭然可循倘 明主察相昕夕茲編沿本而尋其
末因畧而究其詳即運量天下不難也自日曆不脩
螭階闕職案牘或耗於蟬蠹章疏或格於留中操觚
者搜討旁摭猶有遺軼如射洪楊太僕最吾邑周計
部天佐皆以諫死而史皆逸其事聞一知二由今證
曩續脩正史之議倘文獻今猶足徵乎人苟表而家

政變惟此時為然金匱石室之藏將來必有煥然改
觀者矣不佞卧痾岩數竊倣鄭端簡公大政紀續嘉
靖紀一編據事繫日聊揭綱維蓋以傳諸子孫非敢
播諸朝野死諫二臣增入焉用旌忠蓋不避僭踰且
以待夫續筆者其大政彙編別著

嘉靖大政類編序

禹稽古帝王延齡永祚自唐虞三代而降未有如我
世宗肅皇帝者也漢梁二武享國最長顧一則窮兵
四一峻刑厚歛幾蹈亡秦覆轍一則浮慕慈悲捨身
佛寺末年覬啓疆之利延豺虎而破金甌此名長實
促耳烏足道哉我世宗肅皇帝聰明仁孝神武淵
弘兼以嗜學右文博習經傳臨御四十五載所為裁
郊廟之制秩百神之祀內而戡定叛亂外而攘却
狄虜舉彞葦遠符古誼運籌廊廟障掃妖氛當其衆
口紛紛群策輻輳能令人眩瞶莫知所執上常洞

晰而獨運之如懸金鏡於朝曦而妍媸靡遁握玉衡
於斗柄而錙銖弗爽也用能俾文治輝煌武功耆定
宏謨偉烈照映千古晚歲慕道崆峒潛精玄理築齋
宮于西內居焉動植諸瑞有喜天顏雨暘關心无塵
露禱雖愴邪揀政或恣假虎之威而批決如流莫遏
借劍之請遠乎秦階朗漢白簡生風愔然舉大慙而
掃除之不啻撥濃霧昇曦日也眼釘旣拔始茅斯登
竟乃幹清寧之乾坤挈泰和之宇宙付諸 聖嗣百
千世而下猶且沐被餘庥矣猗與盛哉不佞曩者濫
筆史局廁筆汗青今茲謬意藏山篋成斯錄匪能如

遼國之竊比春秋旁貫六經匪敢如孔僖之評駁是
非挑釁梁郁惟是分類臚列隨事掇要若振裘揭領
探水觀瀾本末備陳庶便考覽一開卷而祖功宗德
燦然具在若夫進言者之忠佞守官者之賢否據實
直書參互自見固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知我奚冀罪
我奚恤焉

張太史論學劄記序

天自有斯道以來言治教君師以此爲統者豈不甚
章章較著哉乃今之世獨何其憊憊也任事之士喜
功能修詞之士尚組織試指而稱之曰爾管晏也爾
莊騷也猶聖門所不道而壯夫所不爲也傲然當之
有得色焉假令質之以濂洛關閩之學則強者恣睢
而面謾弱者忍咲而含譏矣是坐奚故哉彼徒見夫
空言者之無益於世用也嗟乎民之有道也譬則日
用之於飲食典謨訓誥之文伊傅周召之業匪是其
孰爲之謂空言之無益而以不著不察終其身是徒

知塵飯泥羹之不可以飽而不知菽粟之不可一日
廢也世豈有不飲食之人哉顧其不知類之弊一至
於此孟氏之所謂暴棄而可哀者同年豫章張明成
君惇樸篤行蓋有道君子也余與君載筆直石渠中
匡坐而論詩君示余南遊紀真咏及知北遊稿皆以
唐人之詞調明宋人之理學究極道奧闡發性真非
第攻雕虫小技以博時好者余擊節嘆賞久之已復
請益焉君乃出其篋中劄記數帙授余曰吾爲此語
久矣未嘗以聞于人子其爲吾訂之余持歸再三諷
翫如醉斯醒如夢斯覺又時時張諸座右以代箴銘

自尸居淵默逮于矩步繩趨若有逢原者值焉君之
命我深矣君簡訥寡言臨事弗為嘵嘵辨而又索居
下捷匪其人不交所與促膝而論抵掌而譚者寥寥
如也先儒謂願士大夫有此實學不願士大夫有此
門戶君殆其人夫今 聖天子方遜志緝熙紹皇王
之統君供事 講筵日効啓沃執此以往可也蓋昔
朱考亭氏自江右入秦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上
所厭聞姑置之則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
默以欺吾君古人卓然自見其是如此君今又有其
時矣誠正之說固 主上所樂道也余閩人也道南

一脈閩中稱爲甚盛余生其鄉獨質質然迷途耳因
書此以志余愧且期與君共勗之云

壽都護俞虛江公序

都護俞公蓋起家世胄累功至今官云公少年時與先中允共學晝習制舉業夜則讀韜鈴兵法志甚厲於諸書鮮所不闕既詣闕下世其官尋薦闕中武試計偕北上嘗上書司馬門願得赴邊陲自効筦樞者竒之曰此將來儒將也會東南歲苦弗靖謂公南人也習南中事山海劇寇非公不足彈治之自分闡推轂常在東南間所至開府大臣輒倚公爲重公治兵簡易平居論議常重李廣而輕程不識薄李光弼而美郭子儀故吏士人人願屬公其尅敵制勝務在萬

全如撫交南勦古田皆借箸聚米符其言若左券三
丈浦之捷以逐逋舟山之捷以火攻閩平海東粵海
豐之捷以坐困迅發一時戰將如湯克寬劉顯其謀
畧皆出公下蓋馳驅行陣凡四十餘載而公之勲名
籍甚矣然又功成能讓於進退得失澹如也歲甲戌
爲忌者所中坐廢家居屬江右譚公爲大司馬謂公
大將才緩急足仗遂起公于家以都護僉書後府仍
挈京營務屬焉公嘗稱禦兵長技莫善于車戰其所
論著甚具考古酌今參之陣法今大司馬歲所校閱
大率皆公成畫也時聞東匪茹震蕩我邊疆輒拊

掌嘆曰吾老矣據鞍矍鑠之態不敢自讓於古人又日直宿衛幸獲侍殿陛前顧安所得鞍馬也者而試之茲其言壯甚每下將壇則迅騎馳驟蹻捷若飛即少壯謝弗逮乃其色澤而神竦異公者以爲得海上方也公嘗貽書先中允擬結社故山講黃白之學公殆有真得也與蓋昔漢留侯遇圯上老人奉其所授兵法以運籌興漢業既之復學道辟穀以圖輕舉說者謂赤松子之遊則圯上老人實啓之此其說近於幻然而非盡詭也老氏嘗言之矣老氏之言曰善攝生者入軍不避甲兵陸行不避虎兇其道乃在於抱

一玄同又曰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
美深於老氏者謂其以用兵喻道彼其旨誠非有二
也公之用兵得老氏恬澹之旨矣即善攝生可知也
謂之得海上方非誣也是歲六月十四日爲公懸弧
辰同鄉諸君子將謀而賀焉公謝曰鄙人自少壯時
每誦馬文淵對故人之言以自矜奮今百戰之身獲
免鋒鏑實藉有天幸顧獨以老於功名受賀私心誠
竊耻之黃生笑曰公之言抑又壯矣顧馬文淵豈必
踐其言哉其著績邊疆標名史冊者固在也此吾輩
所爲壽公也

黃孔昭山人詩稿序

余自通籍以來蓋踰伏故園者凡六載岑寂中無他嗜好則與二三同志結社賦詩山人黃君孔昭其一也君嘗語余曰世有名實謬盤咫尺千里者則今之山人是已夫幽棲岩壑嘯傲烟霞藉薜蘿而侶猿鶴此山人事耳顧日浮游四外與貴人達官接袂促膝久矣其削籍於山靈也乃其稱於人人猶然繫籍不改也名不稱情一至是乎余咲曰戴安道詣王珣於虎丘趙元叔謁皇甫規於弘農士固有名下交相重者豈必株守蓬窓矯世遁俗自明為高潔哉且子墨

客卿所資於江山之助良自不淺而猥云閉戶造車
四方合轍也亦隘甚矣君意謂余言為然是時君方
有詩名郡邑大夫丹陽丁公河源李公博羅葉公咸
枉干旄與講鈞敵禮而吾鄉之宦遊中外豎騷壇幟
者胥以牛耳屬君每有所招携君不憚跋涉赴之於
是遊羅浮登匡廬泛胥濤上姑蘇臺陟鍾阜之勝迹
焉最後乃策蹇入燕都則君之遊道益廣入夢之彩
筆益麗而名又日起矣君於吾鄉吟社中稱莫逆者
顏別駕範卿林太守登卿詹侍御爾欽周都諫以袁
余陋劣亦與焉後先追隨所倡和篇草履下諸

君子因余輩交君者或在車騎或虛左席君亦于于然應之旅舍無鑿坏之實懷袖無漫滅之刺啣杯授簡陶如也每一篇成則坐客相與擊節嘆其寡和雖素負盛名者亦爲君心折矣君家貧獨不恡購書間從積書家借讀之晝閉戶夜焚膏若諸生治舉子業者故於子史百家多所淹貫其初爲詩取材甚博鑄意甚苦久之則舒發性靈陶鎔古法俾情態景物燁然妙運於筆端而古風尤有精詣余所謂江山之助非與夫近世山人之稱詩者余所耳目衆矣如孫太初盧次樞謝茂秦皆借譽名公以有聞於世試取君

之詩與三山人詩錯陳而暗忖之未知其軒輊何如
不待善譽者而後有定論矣余之言何能爲君重哉
余非能譽人者也

制詞集序

詔敕詞三百餘首余在朝供事時所撰也故事詞林
典詔勅者四人凡中外官滿考得徽恩于上者銓

部移文詞林更番撰述則內閣董之余供事兩閱載
適值大慶覃恩諸循詔例請綸命者衆故所屬草較
往時特多先是世宗朝永嘉張相君疏言制詞有

體而近多溢美以君諛臣且所爲褒颺其先人者類
採掇細行若家傳宗譜然非所以重絲綸尊皇度宜
亟行拔濯以挽陋風論者疑焉侵尋迄今日而濫觴
如故江陵張相君復申明之余與二三君子恪遵矩

獲即達官顯人有以先狀來者置弗省也。大要在不輕褒飾歸之于簡質雅醇。一時制詞稍稱近古。余方困酬應無暇記存。會奉使將之益藩。書史持其素所彙輯者呈余。將納諸書篋。而束裝緘滕已具矣。乃携之路河舟中閱焉。蓋昔唐宋時凡王公將相之除拜其宣麻授詞咸屬筆於學士。或宸旒密對或夜分進御間有一二俊語爲人主所首領。朝廊所膾炙者猶傳頌之。至今顧歐陽文忠公內外制集序自謂屑屑應用拘牽常格不能專一思慮。復誥命於三代之文。今其集具在。試一繙閱之。良然。非公過自挹損即棄。

而與存可也聊存之以備一代典訓可也頃歲官詞
林者惟執經勸講諸臣日侍上左右演繹註疏敷
陳今古所啓沃獻替弘多最號親密而其事亦最重
上專精經史不得復游意詞翰間有卿相制誥無關
於除拜盛典亦不足煩宸衷之獨注如唐宋時故事
邈而下之可知也以故操觚應制者非復金鑾供奉
之人即通經涉史之宿學灑雲挾天之捷手祇結約
而無所用循常襲故邇相模倣歐陽公且以拘牽常
格爲媿而知于余余舟中清暇偶按所存稿細核其
名籍九列而上有甫拜褒綸而彈文繼之者邑令而

上有甫膺薦剡奉璽書而吏議隨之者夫以兩載間
之閱歷倏如轉瞬而輒已乖刺若是矧今日而後爲
玉爲石爲鳩爲鷹益變換而不勝窮乃知主恩猶可
倖而徼官評不可詭而飾也不亦令人懍畏哉因題
此于集端以志倣云

福建鄉試錄序代作

皇上紀元之十年歲在壬午天下復當舉士于鄉於
傳有之壬之爲言任也陽氣任養萬物也午位丙丁
健應林鍾陰氣受任助蕤賓種物使長大楹盛也夫
陰陽二氣淳蓄混元以孳萌庶彙蓋至任養於壬罅
布於午而化機盎然盈天區矣顧不有以養之孰從
而布之造化闔闢之理若是哉我皇上嗣曆握乾
于茲一紀應天地五位之合日惟典學親賢規恢洪
化修祖宗故實厝寰寓于不平是陰陽和上下交
而爲泰之會也猶然瑩精軫思期網羅海內賢雋之

士以充百職士嚮風承澤振芬競爽蓋不煩科條而
肅不用誡詔而孚譬則庶彙昭蘇布濩繁祉良由其
養之者豫已閩在南服直丙丁之隅文明故有聲天
下自國家設科以來操觚染翰之英繇茲途奮者無
論其展采錯事比肩林立即曩時參籌帷弼亮三
朝與夫蘊崇道真標名理學者其聲光至今在矧于
今日際千載之一時乎某茲應聘入棘闈手諸士所
爲文詞讀之大率沉酣經術明習當世務乃其惇本
尚實闇然好修之志可揣而知也輒擊節羨曰是足

副 程夫子顓俊之求矣業已拔其尤登諸天爵矣

鹿鳴賓之爾諸士夫亦知所自乎今海邦八蜡順成
層波不揚逢掖家獲揖志搏心而工鉛槧有司復數
數奉德音飭功令俾通經講藝之子不至涉足衰徑
以詭正岐塾序而上皆 上所養也今夫場師之養
樹也時其灌溉護其萌芽冀他日爲棟梁器也園人
之養驥也豐其芻秣謹其服習冀一日而能千里也
萬一者擁腫卷曲不中繩墨闔扼驚曼竊轡詭銜則
所養弗任於所用其舛望將奚以解焉爾諸士幸遭
盛世漸涵聖澤已久今一旦計偕續食詣公車楨皇
國而列天閑是旦暮遇之矣 聖天子勵精圖理自

公卿逮于百執事咸慎簡遴藉令諸士儋爵服官備
聖明任使上之疏附後先次亦不失膺民社當何以
仰副國家養士至意是在自養何如耳蓋經生搦管
緩頰誠疊疊足聽聞顧天下事豈可以空言讎又豈
可以面墻試哉將荷閔鉅則養其氣將一險夷則養
其節將剝繁劇則養其才將晰焚眇則養其識養之
於人也始諸食飲食飲不具即飢渴隨之夫養惡可
一日缺也士君子養其身以有爲也亦類是已自橫
塾而廊廟自強仕而宦成其志常疑其守常定故奉

公報主若護復心慙卒當幾若彼肯歎詩報定前志

踐衢達操而循之于久要若符質券則純白之道備
而養之者醇也爾諸士第執此以往庶幾哉無負
聖天子養士德意以稱塞明時豈惟主司者與有光
榮即國家生靈實重賴焉尚相與勗之

程文恭公遺稿序

黃生鳳翔操觚隸館下習聞程文恭公遺事頃者濫竽冒學公過化餘蹟儼然存也公孫臺幕君官留都謁黃生請曰先大父遺稿行于世舊矣顧刻久漉漫復多散軼不肖光裕詳訂正廣探討而重鐫之冀永其傳願足下一言弁諸首蓋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黃生頌公文有景行之思矣嗚乎辭序序曰古所稱三不朽立言最後夫言何容易哉魏曹子桓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惟通才者乃克備茲四科自昔才士文人噉心鏤腸苞牢百態

舒一時之蔚藻希千載之榮名所可數而稱者良亦
至尠矣顧如唐柳子厚崛起于貞元元和之際與韓
昌黎氏並擅稱一代由今覽其集者輒執而訾之曰
夫已氏也附任文徽進而竟以謫斥終焉者也得微
以其立言貽累耶有味哉叔孫穆子之言其次弟軒
輕可觀已程文恭公仕 肅皇帝朝倡理學尚氣節
士大夫景趨響答自為鳳麟由史局出尉信宜稍遷
安福令翱翔于兩都即署間已漸躋通顯以少宰領
宮端端揆捧麻可旦暮待矣 肅皇帝方禱祀西苑

命近臣撰祝釐詞公獻詞多風意

肅皇帝心銜之

曾廷推公南冢宰疑公引而自遠也改貳南司空旋
褫職去公獨行守道百折不回識者咸嘆其施之未
竟烏所為詩文皆直抒性靈綽合古法而時有大羨
玄酒雅致試一展卷頌之出處大節可案而知也是
故誼重伐木身繫羈囿夏侯之獄中授書陳瓘之對
簿不撓則有司寇獄諸咏棲遲嶺表齊一窮通懷沙
陋比於屈平道南追踵於中立則有麗澤書院諸記
力持國是志切先憂擬鼉錯之籌邊卑賈生之表餌
則有滅虜車戰諸疏公自為尉為令為署郎所至如
飄瓦虛舟而毅然以斯文經濟自許即所建豎不朽

者良自有在詎獨與立言君子一槩而例稱之也翔
不揣謬為序述俾他日論世者有所考焉公諱文德
浙婺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隆慶萬曆間贈禮
部尚書 賜今謚

少司成趙灑陽年文視篆南詞林序

余不佞與蘭谿趙君結駟聯袂朝夕于承明著作之
庭也蓋十七年往矣余資不逢世偃蹇爲郎幾且白
首君爲權貴人所擯分臬嶺海旋復謫廢家居蹤跡
睽違者凡五六載時時翹首凝睇有停雲伐木之念
茲與君集白下而先後視篆詞林也則豈非良晤奇
遘哉夫詞林之於宦籍也世目爲瀛洲仙島大率謂
其雍容間署無抱牘鞅掌之繁而邃閒靚幽與人寰
迥隔以不佞視之一何謬不然也不佞束髮受書時
輒已鼓掌而譚當世睹蒼赤彫瘁則稱引龔黃睹四

郊多壘則抵美頗牧蓋氣轟轟銳甚自濫竿駢綴苦
碌碌無所短長日搜閱殘編重與蠹魚爲侶即或操
觚搦管冀成一家言猶想河東揚氏見而咲我謂非
壯夫技也顧使之逐隊進退俛仰權貴人前又使之
執鞭投刺日馳驚長安里中則惟有艷然面赤廢然
意阻耳惡睹所謂瀛洲仙島也者而稱之比客歲弛
擔留署乃始捷戶距躍逃寂抱玄署中有修篁一區
方池半畝迎風趺坐倚杖行吟庶幾哉惠施據梧之
暝南郭子綦隱几之適時訪六朝舊蹟徜徉于燕磯
鳳臺間歸而雀羅高張圖書滿前猶故也儻所謂瀛

仙島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已復考求故實睹國

初陶宋諸賢褒然標名圖錄即近世鉅卿碩輔由茲

署往者聲稱彪炳前修具存余叨以不肖之身望末

光趨後乘輒晏然自附於支離之受粟樗櫟之天年

不自量其不稱也亦過矣語有之能逸故能勞善息

故善作今夫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

里不有六月之息則其負風也無力織離騷駉追風

逐電古所稱名驥也休其力而時用之故能周流八

極橫聳群倫我祖宗念豐鎬舊京並設詞林優游

綰綬至與鑿坡倬直之臣分峙為兩豈第使養高坐

嘯冒伐檀素飽之譏蓋其儲之厚矣君素性醇白伉
直自遂積不為棟臣所喜當棟臣謀奪情時方與言
官為仇而筭史氏之筆君力持其事已復偕同官連
疏請宥言事諸臣罪棟臣恚甚以故徙君于外尋坐
謫去君歸則卜築名巖構小樓嘯咏其下為終焉計
海內大夫士益引領屬望君會上方肅清奸孽茹
拔善彙遂用薦者言還君成均未久而有茲擢一時
人情輿論歛然稱快駸駸乎顯庸大用矣匪直優閒
君而已顧以余不肖謬獲為君前驅是使鯤鵬與學
鳩並翔驂騑與駕殆方駕也詐庸足為君賀因感

請君子之請聊援筆而序之



郭將軍壽序

余載筆供事史局每從羽檄間識郭將軍名又性素
迂狂喜談兵則常扼腕嘆息謂今世無頗牧客有知
郭將軍者道其戰功甚具乃引手屈一指謂頗牧之
後今得一人矣是歲秋七月余鄉人林子為大同右
衛守備者郭將軍屬也致書於余請余言以為稱壽
祝其大畧言將軍視偏裨猶四體撫士卒猶赤子人
人感奮願得自効顧邊陲無事靡能效鉛刀一割者
區區之心乃出此耳夫自古良將老於功名者豈少
哉廉頗王翦之徒皆猛戾齷齪無論已其焯然最著

有儒將風者則莫如趙克國之在漢張萬福之在唐
皆勲業焜耀圖像於麒麟凌烟之閣者也當先零煽
亂丙吉問將之時克國年七十老矣奮然請往馳至
金城卒收殲渠納降之功張萬福弱冠從戎靖寇難
于江淮淄青境上所閱歷幾六十載至於便殿召見
天子改容猶驚訝其健而悟讒者之非真也彼其躬
探介冑衝冒矢石無一日不蹈危機乃徇國忘軀之
義必且咲生入玉關者之為怯然卒能以功名老焉
者何哉天生豪傑為國家張皇威武保輯封疆其所
默縱而潛祐之者夫亦自不偶然也將軍自

陣皆在邊塞間乃所部又最當方醜匪茹時蜂
聚擊咆哮深入烽火近徹于郊圻盖猖獗甚矣諸
將多選悞收保為觀望自全計其黠者乃轉徙紆迴
陽為直前而陰與左獨將軍挺身向敵所至輒逐
北有功墻子嶺之捷盖邊塞倚為長城而隱然有虎
豹在山之勢說者謂將軍沉毅有謀如趙營平敢勇
慷慨如張常侍其所向克捷非幸也頃歲首悔禍
納款而廟謨弘遠許之自新數年來枹鼓不驚此門
鎖鑰直安卧而鎮之顧性叵測喜則人怒則獸桑
土戶墉之戒誠未可宴默釋慮將軍之戲下方習騎

射謹烽火日飭軍吏市租而不用匣劍夜鳴蘭石畫
踴請以將軍壽日推牛享士自啖斗米飯披甲馳馬
彎兩石弧懸的而射之以一中一咲為懽使邊陲士
卒知大將軍之矍鑠如此又使款塞遠知我中國
之不忘戰如此作三軍之氣寒羶表之膽是亦一美
譚盛事也異時者太平日久

上思股肱之美欲圖畫文武名臣而張之如漢唐故
事必且召將軍矣

義壽池封詩卷序

余叨領留胃識四川程君子師席中未幾而君擢南
銓部一日謁余請曰家大人是歲壽八十矣素性淳
樸以孝友聞于鄉自壯年喪吾母義不再娶鰥居四
十餘載不肖竊祿幸獲獬天子命為家大人光寵

今年已踰載望耄而步履矯健視聽聰明人咸謂累
善之報云不肖持表操簡丐言于諸君子題曰義壽
池封願乞一言冠之今夫結檣主饋從一而終人紀
天常凜焉不貳即貞婦烈女矢栢舟之咏堅蓬垢之
節者史不絕書乃古今所稱義夫一何寥闕也魯曾

參琅琊王駿義最高而曾參氏事載家語與韓詩外傳其說互殊夫娶妻非爲養也共祀承祧仰圖似續倘宗枋有託矣安用再奠之雁爲故韓生紀曾氏之言曰以華元善也是或一說也高宗以後妻逐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竒彼賢明猶然不免况其下乎故家語紀曾氏之言曰懲繼母之煽禍也是又一說也封君公所見得微類是乎嘻亦苦行矣今銓部君奚讓華元子孝父慈藹然天性封君公方我冠衣繡而享其報天道良不爽哉余不文謬爲之序

陳母太宜人重明紀傳詩歌序

高明州刺史陳君茂弘與不佞同里閭又同筆研相
善君之先贈君鼎齋公與太宜人許儼德偕隱式于
鄉邦咸不佞所睹記匪重重剽聞者太宜人衰齡患
苦疾越六載而痊君所為籲天求醫感夢視藥情極
篤摯應尤靈竒曩不佞志太宜人墓蓋嘖嘖神其事
焉而同邑莊太史傳之特悉君嘗倅荆衡諸寮友暨
邦縉紳為重明詩歌序記侈譚厥異爛然盈几案也
不佞受而捧頌大都有槩於天人相感之際云蓋自
古史冊所載如晉盛彥母疾失明彥不應徵辟躬自

侍養厥後以侍婢恣侮慟哭幾絕母目豁然即開宋
顧忻母老病盲晝夜號祈刺血書佛經數卷母疾旋
瘳鑿下遂能縫紵事雖創見未足駭人聽聞乃至吳
昇剖腹探肝以療父疾父目復能視而昇不死王翰
抉左目以補母睛而母目明如故此其說似涉恠誕
顧當時旌以粟帛異代垂諸簡冊惡得夷諸齊諧之
誌而擯弗譚矣今夫至誠可格鬼神專精可貫金石
真宰冥漠陰司厥柄故泣澤生童叩凌躍鯉應之于
倉卒西籬受粟牀頭易牒通之于夢寐大率券諸冥
冥符諸昭昭於事若異於聖賢之教者遠陳太

宜人之重明非獨其子孝也蓋亦由母德焉太宜人
事舅姑孝謹相夫君儉勤待戚黨慈祥而好施予天
實祐善以豐厥報故刺史君虔禱而應求醫而効六
載既廢之視倏若披浮靄睹朝暉用克享萊綵之歡
娛督荀龍之世業今刺史君循良奏最馳 恩命賁
二親地下陳氏之餘慶未有涯也謹僭弁編端驗諸
它日且慰君終身之慕

贈宮諭棠軒李年丈典試還朝序

陪京故根本重地也肱股列郡文獻甲于天下四方
士操觚躡屩環壁水肄諸曹者林立雲蒸斌斌焉盛
矣是歲八月宮諭東兗于可遠君西蜀李元甫君奉
上命來棟試事兩君者各總州薦于其鄉弱冠同進
士舉同讀書中祕又同庚甲才名相頡頏也可遠君
執經侍講帷最久元甫君方由史局直經帟咸昕夕
承明在 天子左右乃今並輟倬直不遠數千里而
馳也詎不誠甚重之哉既竣事撤闈且請闕下報
命兩京兆公徵言為贈焉循舊典也可遠君贈言屬

少宗伯羅一甫君余黃生鳳翔當為元甫君劾筆研
後憶余自庚午別君長安市寥寥餘三年所君乃歷
九折之坂操牘懷輶再入禁垣時余遷署南詞林日
暮趣裝發矣比余守官白下而豫章習時甫君會稽
羅一甫君大田田德甫君並先後至君今與可遠君
復聯鑣列轡而來也一時洋踪偶集我二三兄弟追
懽握手促膝論心者視闕下半之良亦有天幸哉頃
者賢書出舊京士大夫則歛然稱得人謂若懸衡而
較持鑑而灼低昂妍媸毫毛弗爽也拔僑顯賢登諸
天府譬則大匠氏執斧運斤鳩工庀材為國家論

梁之用余暫習時甫君亦嘗哀集六館士以備掄簡而供題楔慶藉多已幸之幸者也蓋昔趙文子相晉舉白屋之士六十家載籍紀之以為美談今士舉于白屋者不啻倍矣夫表裏山河之國畫界而居彼所得士重重知効一官能徵一職稱霸佐止耳猶然侈談之至今金陵舊都高皇帝遺澤在焉檇撲芄芄比周豐鎬聖天子瑩精太平漸咸五登三興千載一時之業諸人士濯心拭目感奮風雲乃茲離奧溲上公車即第云舉于鄉實天下士也語亦有之進賢受上賞故冀缺俘狄胥臣錫縣五子効績翟璜駢軒

鄴侯論功安平列爵所由來舊矣君今所薦士邁古人遠甚持此還報闕下按厥先資之言為他日符券袖冊夾袋皆是物也君受賞寧有既耶君行矣長江天塹之勝孰與天津潞河燕磯牛首之奇孰與金臺叢苑曩時王謝故居孰與金張許史邸第藉令西都賓與東都主人據席而語安處先生與馮虛公子鼓篋而爭君之賦直宴然出諸懷裏矣黃生方晨夕支頤窮年騁眺而靡克餒心君獨以一日收之肺腑得微裴徊瞻望不能釋去耶主上日湛思延訪須執經橐筆之臣君其速嚴裝北向余且授詞博士弟子

歌驪駒祖道其無以為誤歌矣可遠君睹余言將無
道然笑曰此亦足為吾贈乎

封君洪見英翁壽序

武陵令洪君懋純三載奏績功司第其治行高等按
令甲得貶榮于親於是其尊人見英翁衫繡我冠亦
儼然稱武陵令矣翁故博士弟子員也猷薄舉子業
輒棄去不復事事懋純君垂髫瞻敏斬斬露頭角翁
喜曰孺子可教矣即禮延經師督誨之而厚集諸雋
穎子弟與磋業角藝焉黃生鳳翔與懋純君少同學
長同舉于鄉最相善也自未第時率與君同館舍每
晨興櫛沐而翁晨至夜坐篝燈而翁夜至聞嚶咕輒
怡然喜懋純事盤旋少頃乃歸間值惰嬉不大作謹

訶聲第密向几席前疊疊勅責之黃生從旁竊伺均
內慙懣也日戒同儕受要束惟謹罔敢以惰佚自怠
蓋視翁凜若父師矣懋純君五上春官不第翁殊不
色愠則時寬譬之曰命固然耳翁諫子雖嚴乃至功
名得失之際其爽達類如此庚辰歲黃生以使事還
里數數上謁翁時懋純君已第進士矣翁意氣不為
有加而冲挹如昨詎不稱遠度宏識哉懋純君既滿
其官之考乃驟使者金陵曰不肖分墨綬于楚幸告
成功為吾親傲一命時歲星直昴畢厥月孟陬為家
大人誕辰願吾子一言為壽且與

綸詞並裝而獻

之黃生矯首南望思所為翁祝竊謂翁之宜壽也蓋有三焉翁弟季五人長司訓次州太守次殿中御史翁與季兄勿齋翁並止邑諸生又均以其子貴也簪纓閥閱甲于吾郡翁謙厚長者不以貴勢加于里閭即一立譚呐呐若不出諸口也天道益謙若符券矣一宜壽尊甫質菴翁富而好行其德翁席先世贏穡人之望之不啻素封而恬居一室簡出寡酬于酒食徵逐耳目玩好曾不一汨其靈府關尹子聞之玄元氏曰神不外馳可以集神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二宜壽武陵故衝疲邑也懋純君自曳組下車即煦妪其

民振刷不遺餘力彫瘵者歡若更生沿流沂源本翁
教也夫合百姓之歡心粹一邑之口碑以為祝頌庸
有不桴鼓響應者乎三宜壽黃生繫官白下不克登
堂再拜稱百歲觴春酒介壽之詩請為翁頌之矣

賀相公王老先生應召序

今海內大夫士引領太平則遙指東吳私相語曰弟
令太原王先生秉均當軸蒸黔其有瘳乎蓋人人慕
先生如景星慶雲祥瑞鳳出即應聖而時清矣旅
歲冬屬宰席缺上采廷臣議詔起先生于家俾入
叅政府遣使臣敦趣就道先生馳疏辭云不可拜者
三不能拜者一則又人人歧踵延頸懇弗諧所願云
先生自筮仕詞林輒以氣節文章重寓內曩柄臣謀
奪情時先生諷止之不聽尋復酷逞於言者先生抗
爭之又不聽先生故人望柄臣雖陰挾睚眦不能有

所齟齬也。益欲收先生愚天下耳目。先生奮然曰：吾不可以立於無父之朝。遂疏乞省覲。柄臣猶密屬所親論意。願得少假重朝。廊且不久。當大用。先生曰：嘻！柰何其啗我以腐鼠哉！懇祈得請。飄然拂衣歸。而溫清庭闈。婆娑采綵。甚適也。柄臣積忿甚。乃益張矜雄圖。錮先生于巖壑間。賴主上明聖采輿論。卒大用先生。蓋自明興以來。由詞林躋鼎鉉。耀勳竹帛者。奚可縷覩數則。未有起自家食。輒捧麻如先生者。即自古側陋。明揚猶煩。歷試傳岩作相。猶竢旁求。其邁遇孰與今日多。倘所謂千載一值哉。黃生鳳翔方

守官白下刑部卽劉君其陶君其皆先生門下士也
相率徵賀言於黃生黃生曰夫易之象泰也小往大
來今君子道長是為泰徵吾儕仰為縣官賀諸人士
翹望先生即雲霓不啻已徵書初下霈若霖雨吾儕
俯為蒼生賀乃先生棲真玄圃偃息衡門無論朱紱
華纓不絰於靈府縱勒鍾鼎垂旂常猶之乎塵垢糝
糠也柰之何其張而侈之且先生之出不出非吾儕
所能逆知也雖然黃生竊願効一言於先生矣古所
稱高士逸民蟬蛻翫雲傲不賓之志如嚴遵偃蹇於
客星王霸潛形於坏竇高文遁隱約於漁釣咸克希

蹤巢許自謝明時彼猶岩數士耳先生曩折珪僭爵
位通顯矣即謝政歸隱猶綴在朝籍以身繫世道輕
重者殆且十年主上方宵旰側席虛位以待恨用
先生晚古語有之時異則事異岩大奇士之操非先
生事也謂宜旦暮趣裝往矣顧今日持衡秉事也有
三難焉天關虎豹隱然在隅彼亦一是非以相掣肘
則清政本難士習於脂膏矣梯赴機若馳變幻高張
工乘人而鬪其捷且閱墻交惡日不絕聲人各自為
計則正人心難方目為弊政尋咤為良圖旋革旋興
徒睹脂膏罄於閭閻逸隍狎於堂燕曾無能補苴殘

雖裨益鳴毛則定國是難夫茲三難者匪名世之才
靡克濟也是在先生先生倘措意於俚生之言幡然
出乎萌黎手額宗社禔福黃生乃俛仰為天下賀矣
夫先生寧能無意於宗社萌黎耶輒以為先生賀亦
可敬授詞于兩君而獻之



憲使張程川公壽序

不佞逃虛嗜寂足不登言偃之堂手不据陳蕃之榻者閱四年所矣又自惟夙塵草貫馳驚于南北兩都所知交幾遍寓內與衡藿素士抱咫尺之誼者未可並軌而趨不得鑿坏穴室固避遠引強附於顏闔矯慎之儔以自賈重頃憲使金谿張公枉干旌垂訪不佞曾握衣迓焉睹其氣恬而神凝瀟然勢利以外人也歲臘月六日爲公岳誕之辰郡太守陽公別駕徐使君司理伍使君請不佞謁言爲公壽不佞頌法孔氏知有動靜樂壽之旨耳中年苦羸疾則采養生家

言讀之如魏伯陽之參同白象甫之祛鍊陳虛白之
規中時時詭習稍窺藩樊有友人誚不佞曰子過矣
昔吳筠陳希夷皆習玄修術者逮乎奉九重召對則
借養生以敷陳世務喻治理老氏五千言至奧矣其
言抱一專氣以及於生而不有長而不宰治道也亦
養生道也至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則有其宰之而
我不與焉夫養生疇世原非判然為兩此其旨豈與
孔氏懸殊哉子方繫籍朝廊而附出世法以譚養生
欲以罔象探玄珠未易覲也不佞聞其言稍省改焉
以迄于今由今觀公殆深於老氏者也當公第進士

時出匣之劍光芒爍發顧獨韜鋒斂鍔橫經鬻泮甘
寂寞於青氈不輕試也晉典司寇署披導中窾若礪
以越砥淬諸澄淵者竟以直道厄萋菲左遷外服不
色愠也既久詘而伸佐郡握符皆得西南鉅鎮用循
良著績矣絕不屑微譽彌縫藉援推輓迴旋朱藩五
馬間累資幾三十載乃始來擁節於吾泉不嘆淹也
泉小邦耳又濱海地不足以辱旌麾惟是訟獄叢夥
島嶼星錯民俗黠悍海鱗窺伺未可晏然卧治自公
之蒞茲土也日飭紀法討軍實而以清靜豎之標小
大之獄郡邑吏每上爰書輒參覈平亭臻于明允虎

落龍驤之鬪士戈船下瀨之裨將奉公威德如清霜
湛露有超距思奮拔旃賈勇之風諸所厝注揮畫皆
操之堂皇四馳闕外蒞事將及暮而獄訟清紀綱振
黃墨綬肅肅逡逡公之聲實日益闕茂矣顧其處之
澹如也公天性恬謚視教歷之顯晦淹迓若時序遞
遷即所至涵育拊循能令人旣被其澤而我徐收其
效所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者公具有之是諸司所
稟仰黔庶所繫命也其為壽曷有涯焉夫人知流沙
之駕足以壽其身不知道德經一書用以經世務壽
黔庶者一二言足矣五千言其多也壽一身其小也

謂公深於老氏良非謬語抑孔老之教不券而符也
請陳之以輸登堂之賀若魏伯陽諸家言則存而弗
論久矣

漢郡侯生白陽公入覲序

國家令甲凡藩臬郡邑吏每三載一覲闕下明歲述職之期及矣而吾郡侯新化陽公當以職事行初吾郡之得公也郡士民聞之則私相語曰是曩令西蜀銅梁以賢能最績遷者也漢時所稱良守如桂陽守衛颯不嘗令襄城乎張掖守第五訪不嘗令新都乎夫歐冶之劍庖丁之刀小試則小利大試則大利即斷犀截鵠披單切玉所至皆若然解陽公且優於吾郡吾郡得公是猷畝閭閻之福也比公至則躬操廉潔為群吏率先諸所規恢厝注一如宰銅梁法不待

問故府采風謠而井然具石畫也郡苦多猾胥根株窟穴莫可究詰公灼照弊實從几席上逕掃之抱牘魚貫之吏無敢有心招瞬語寄旁人耳目者郡苦多盜剽鷄犬夜驚甚則行劫公立保甲之法比閭相警察雖豪家亦顧備于擷胥篋發扃之盜無敢有鼠伏鷹攫窺伺里閭者郡苦多訐訟片紙株連構為陷穿公理論法剖一分其直枉輒遣去鬼蜮蛇蝎之徒無敢有射影含毒蔓延無告者古所稱政平訟理良不是過乃至風教所繫尤拳拳注心每朔望引見諸生輒語以慎自愛重毋負國家造士令與杜媚奉之徑

塞干謁之門士遠遠矩矱中兢惕顧化倍於曩日皆
公所冶鑄也公外嚴而內寬拊民慈而馭下肅主以
清靜獨持大體不屑邀赫赫之名執法則為秋霜敷
惠則為冬日七邑令長咸奉以為標表今山海之區
秉耒者狎于田野貿遷者嬉于市廛弦頌者勸于黌
塾即衛颯之在桂陽第五訪之在張掖其景象何以
逾茲而公且釋士民詣闕矣諸士民皇皇然如嬰兒
去乳哺子弟離師席不能一日釋于懷也而諸邑大
夫請不佞言為公贈竊惟公聖天子方注意吏治修
始元神爵故事久委任而責其成山陰老父美稷兒

童未遽與公別而猶日望其早來諸邑大夫追攀琴
鶴後跋屨山川方密邇清光綴班於文石之陞其近
奉特議留鎮劇邑與格於例而不獲往者亦確遵條
教惠茲黔庶若昕夕于公前也不佞第述士民之戀
戀於公者以伸祖道之意云爾

貞白五書序

慈谿馮先生江左醇儒也潛心理學績文弗售嘗應
襄藩之聘輯宗藩訓典 襄王甚禮重之錫號貞白
高士以故學者稱之曰貞白先生云先生學問淵而
著述富令子學憲公奉璽書入閩梓先生求是編以
誨諸士蓋篤信考亭闡發道突關致良知之說爲非
然者也諸人士旣奉爲標的足砥頽波矣公校事旣
畢復摘先集中三極通小學補質言迴澗正論合求
是編梓之而屬余序余荒耄獨向學未衰于先生雅
有慕焉因稽年譜而論其世閱全集而探其微竊謂

先生著書立言為學術世道慮至諄切而詞旨至詳明惟三極通鮮有得其解者蓋自漢而下儒家嘗擬易矣揚雄之太玄本易緯卦氣圖而出於孟喜衛元嵩之元包取法火珠林而祖京房喜與房皆挾術數明災異以擷徒徼寵揚衛二書緣其意不襲其迹所謂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先生之易通既無所因襲亦不為摹擬置卦畫卦圖於言外第參訂人事融貫三才有原有衍有外衍玩其外衍而內原者可測而闕也善乎張行成之言曰未形之先有理乃有數有數乃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而推理先生

學易冥揆潛索由後天以符先天由顯仁以探藏用
弁意言象數而俱融者惟過庭之哲嗣能繹之余款
啓寡聞庶幾以玄解焉未易筆舌罄也方先生著易
通時逾志學甫七載耳其學已包羅今古其才足驅
駕風霆而抑才理性削枝葉漑本根所為小學解諸
編皆切近精實語施之家國天下無所不宜真後學
之箴銘維世之軌範也矧當新學盛行之際狂瀾方
張隨聲應和者十之六七依違遷就者十之二三而
先生獨昌言闢焉若判白黑嚴關扃至以小學學文
與大學格致並舉互言之而以謹信之義貫徹于其

中可謂親切有味直足羽翼考亭上邇洙泗而三才
一貫之理亦統于斯矣先生操履堅貞心地粹白即
先範之門可延兔園之楮可曳而不可以久留有德
者必有言固宜其不朽若是奉新蔡太宰公序先生
集謂其種學績文加人一等明體適用卓然有當世
具而以不獲試於用為慨夫天厄先生之遇而使之
明道淑世也其為用顧不大哉况衍繹恪遵其教者
又有後賢在余謬為之序不知其有當焉否也